

教育研究集刊

第六十七輯第一期 2021年3月 頁157-164

# 書評：民主社會中多元文化課程實施 的淺碟與再反思——評介 《美國原住民族兒童在公立學校 的文化抗存》

**Book Review: Reflections on the  
Introduction of Multicultural Courses to the  
School Curriculum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A Review of “Indigenous Children’s  
Survivance in Public Schools”**



洪承宇

## 壹、前言

《美國原住民族兒童在公立學校的文化抗存》（*Indigenous Children’s Survivance in Public Schools*）榮獲美國教育研究學會（American Educational

---

洪承宇，國立臺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電子郵件：cyhung26@ntu.edu.tw

Research Association, AERA) 2020年的傑出圖書獎 (Outstanding Book Award) ; 該學會為國際上最富聲望的教育研究組織之一, 每年從浩瀚書海中選出兼具學術深度與教育影響力的書籍, 指引了教育研究的新趨勢。本書作者L. Sabzalia為美國奧瑞岡大學 (University of Oregon) 助理教授, 身為一位阿拉斯加沿海阿魯提克族 (Alutiiq) 原住民學者, 自幼輾轉受不同寄養機構照護, 最終被一個白人家庭收養, 並在白人的社區與學校環境中長大, 她認為自己的生命歷程反映了美國過往一直以來的印第安族群政策——安置教育 (place-based education), 即將原住民族孩子置入白人主流環境, 有助於同化與國家意識之培養。因為這樣的人生境遇, 即使自認在充滿關愛與支持的白人家庭、學校中長大, 她的個人認同 (identity) 不時地在「被拯救」與「被抹去」、「親密」與「疏離」中拉扯, 這些歐洲中心主義與殖民者的腳本, 使她成為失根的漂流者, 在他者建構的世界裡, 必須不停叩問: 我是誰? 而這樣的殷殷探問, 也成為了本書的問題意識。

本書目的在反思美國現有的印第安族群教育制度下, 包含政策、課綱、教材、教學、評量及活動裡, 有哪些雖然以多元文化主義作為包裝, 但仍暗藏著殖民主義的偏見, 有多少校園內看似「無害」的文化推廣活動, 卻傳遞著片面、單一、過時、刻板印象複製, 甚至是錯誤的文化內容。本書挑戰了美國當代的族群政策, 試圖觸動文化多樣性表象下的敏感神經, 唯有引起一股擾動與不安 (discomfort), 方能促使教育的建置能試著從原住民族的視角出發。書名中的「文化抗存」 (survivance), 是作者借用G. Vizenor所建構的概念, 此字為「生存」 (survival) 與「抵抗」 (resistance) 的結合, 兼含並且超越了兩個原生字的意義, 強調弱勢族群如何挺過優勢者的生存威脅, 並且在共存的社會環境中, 力抗主流文化的歧視與壓迫, 這樣夾縫中求生存的強韌生命力, 是這個新創語彙的最佳註解。

作者運用「文化抗存故事敘說」 (survivance storytelling) 作為貫穿本書的研究方法, 藉由書中原住民學生、家長、社區組織、學校教師及地方教育局等真實故事, 凸顯教育場域中無所不在的權力不對等、主流文化對原住民族的汙名與扭曲詮釋, 進而映照出印第安族群所綻放的勇氣、奉獻及對抗, 不僅表達了印第安人長久以來如何阻擋種族壓迫, 更積極勾勒出周旋於霸權之中如何協商、反轉劣勢、尋求民族自決的未來可能性。這些故事來自於作者擔任原住民族青年學生支

持團體教師的見聞，兩年多來主要透過參與觀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於美國西北沿海地區（該地區稱為Oakfield，約六萬人口，印第安人口占1.4%）學校進行，累積了大量的原住民族課程（Indian Education Programs）資料、學校課室觀察、校園活動等紀錄；同時，與25位受訪者（包含學生、家長、教師等）進行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使書中每個抗存事件能有完整的敘述。

## 貳、各章內容簡介

作者先從微觀角度勾勒出印第安學生在課室內的文化處境，再進一步放大至巨觀視野檢視究竟總體學校文化場域，原住民族學生一直以來如何生存其中。本書因此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教室內的殖民主義」（共三章），第二部分為「學校文化中的殖民主義」（共三章），各章均從一個文化抗存故事展開討論，重點內容分述如下：

### 第一部分：教室內的殖民主義

第一章「朝聖者與被創造的印第安人」描述一位七歲的原住民小學生Zeik對學校裡充滿清教徒朝聖者（pilgrim）觀點的原住民族課程提出最直觀與單純的質疑，他看到書上的圖片總是描繪印第安人臉著彩繪，髮上插著羽毛，遂向老師與全班表達唯有在特殊的場合才需要面部彩繪，而羽毛更是酋長方能配帶，絕非一般人的想像；Zeik在短暫的班級對話中擾動了學校教育中常見的霸權式印第安建構（hegemonic constructions of Indianness），並且一連串地鋪陳出教科書中常如何透過強調白種人與印第安人的互惠合作而抹去那段殘暴與剝奪的殖民史。

第二章「萬聖節服裝與原住民族認同」講述原住民學生Celeste如何看待萬聖節變裝活動與非原住民族同學將印第安文化作為一種裝扮與惡搞的主題；然而，教師認為這樣的裝束是在「彰顯」（honor）印第安文化之重要性並表示Celeste過度反應。透過這個簡單的師生互動例子，可見種族「微」歧視（racial micro-aggression）常體現在學校的日常之中，尋常人認為的「無傷大雅與無害」（innocence and innocuousness）卻可能錯失了引導學生尊重不同文化的契機。

第三章主題為「原住民族女性英雄與人的複雜性」，透過一位白人教師設計的「活的蠟像博物館」（living wax museum）活動，學生必須裝扮成他們選擇的偶像人物並模仿一段演說。五年級的原住民學生Erin計劃介紹當代原住民女性環境運動領導人W. LaDuke，教師鼓勵她穿上一般人對於印第安女性認知的傳統服飾，然而，W. LaDuke身為一位當代社會運動領導者，強加的傳統服飾詮釋反而不若一件牛仔褲更貼近真實，此事件引發作者思考在「白人的凝視」（white gaze）下，原住民族人物或女性的意象是否常為了滿足主流群體的窺視（voyeurism）而再現。

## 第二部分：學校文化中的殖民主義

第四章以學校整體課程角度切入，名為「小人類學家」，提及許多被視為「優良」的印第安文化課程，例如製作面具Kachinas神明與Katsinam（Hopi族人偶）等，卻侵犯了該族傳統上對於神聖事物「不足為外人道」的界線，與歐美對於知識的公開與共享性截然不同。課綱內容亦多沉浸在過往原住民族的各式風俗之中，宛若人類學家試圖替未受文明社會渲染的原始部落作為記錄，對於古樸過往之遙想，也間接地將印第安課程內容作為緬懷過去的歷史遺跡，劃出文明與野蠻的二分（civ-sav dichotomy），忽略了原住民族在當代美國社會之現況。

第五章主題為「原住民傳統月」。1990年在老布希總統任內，將之與哥倫布日、感恩節同時訂在11月，諷刺的是原住民族一直以來的迫害都肇因於白人的大量移入。各個學校在本月進行一系列的印第安文化活動，作者觀察到慶祝多元文化的方式，不脫服裝與戲劇演出的觀光客模式（tourist approach），這樣的「精品店多元文化主義」（boutique multiculturalism）無法對於社會上既存的白人種族中心觀點進行檢驗、反思及挑戰，這類型附加式的慶典替民主多元的美國價值做出象徵性表態（token gesture），符合政治正確卻對翻轉歧視與差別待遇鮮有幫助。

第六章突破了文化層面對於族群的探討，試著從政治的角度出發，此章名為「教育裡的主權邊界」。根據美國法律對於原住民藝術的文化挪用規範（Indian Arts and Crafts Act of 1990 and 2010），法律上所保障的原住民藝術應由原民藝術家或團體所創作，不得被任意宣稱。本章描述一間小學師生共同繪製原住民族壁

畫之計畫，設計草稿送至部落聯絡處（tribal liaison）進行審核，雖然校方對於許多刻板印象的原住民族意符（signifier），例如老鷹、獨木舟、鮭魚等遭到刪除感到可惜，但這個與部落協商的過程深具教育意義，幫助師生更加瞭解原住民族主權、主體性及文化挪用的界線與多元文化尊重等。

## 參、本書特點與評論

本書最大的貢獻在於這是一本寫給當代民主社會的書，雖觸及多元文化與族群共生，但她不老生長談「顯而易見」的公平正義，例如嚴禁種族清洗、族群隔離、同化政策等，這些人類在數個世紀的歷史長河中早該深自醒悟之道理；她也不贅述多元文化主義在教育學研究裡的顯學地位與重要性，反而進一步批判在現今民主價值似乎已然開展的社會中，仍隱藏著多少殖民主義遺毒，蟄伏在學校之中複製著既有的偏見，或者視印第安族群文化為白人主流社會的點綴，營造出族群共榮的假象，作為對於過往屠殺與掠奪的告解與補償。

因此，L. Sabzalian所敘寫的文化抗存故事中，沒有令人義憤填膺的不公不義，六個故事娓娓道出學校日常生活中的「微歧視」，作者自述「本書中許多的印第安文化抹除多數都是非刻意的（not intentional），但也絕非意外（not incidental）」，幫助讀者理解仍有許多的歐洲白人中心主義、種族主義及殖民思維存在校園之中。在許多教師心中，若課程中融入了面具製作與原住民族服裝等，就被視為是多元文化的課程，然而，以面具或Hopi族人偶為例，他們是神聖的象徵，僅在特殊的儀式中才會出現，更不能任意讓孩子們戴上。因此，校園裡這些看似彰顯少數族群文化的活動，不僅欠缺對族群本身的深刻瞭解，更漠視了風俗習慣的生成脈絡，這種觀光客式的展演方式，若從一個白人學生的角度來看，他們僅是獵奇式地看見不同的文化；但在放學後，又回到他們主流的白人日常生活，這個社會仍舊按著白人建制而運轉，對於印第安人的誤解、歷史對他們刻劃的扭曲、民族自決的不可得，無絲毫的助益。

附加式的課程活動讓原住民文化繼續活在西方凝視（western gaze）之下，學者Rosaldo（1989, p. 108）曾挖苦地說這種白人看似天真對於多元文化的想望（innocent yearning），都在試圖掩蓋過去的壓迫與承認錯誤，心中仍暗藏著隱

隱騷動的「帝國主義懷舊之情」(imperialist nostalgia)。因此，本書凸顯了現今常見的多元文化課程，常是不堪審視的，所謂文化復興的課程並不被允許觸動當前主流文化的「種族不適」(racial discomfort)，課程可以眾聲喧譁地慶祝不同文化，但是若想要結構性地翻轉或者挑戰國家主權與族群自治時，許多內容都在教學的過程中消聲匿跡。

教材內容的部分，印第安人的文化內容常被當作人類學研究來描述，將原住民族知識體系與學校學科知識劃分為「野蠻與文明的二分法」(Sav-Civ dichotomy)，常將原住民族的描述與神話、原始、土著、迷思等做連結，與現代化、理性、科技發展毫無關聯，仿若原住民族已是歷史的沉積，不再隨著時代演進。原住民族課程內容缺乏與當代連結，比起引人好奇的各族風俗與儀式，對於當代北美印第安人的發展、各族群領導人物、各領域傑出原民等，更值得介紹，也更能使班級裡的原住民孩子，在教材中看到族群的現代性、典範人物與未來發展，並且肯認印第安人作為國家一分子的貢獻。此外，課程中缺乏探討原住民的雙重認同(dual identities)，例如族裔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關係，保留地中的部落主權、部落議會，甚至Hopi族具有自己的憲法與法律等，這些民族自決權與國家主權之間的競合等較具爭議性的思辨內容均付之闕如。這些空無課程(null curriculum)顯然反映了某些知識的偏見與篩選，Battiste (2011, p. 198)所稱之「知識型帝國主義」(cognitive imperialism)隱藏在課程建構的意識型態之中，抑或擔心爭議性內容挑動了白人主流文化的敏感神經，原住民族課程因此停滯在「文化性」的介紹，卻對「政治性」避而不談。

本書中提到幾項教學活動，例如「替自己取一個印第安名字」、「想像你是清教徒移民者，並畫一幅自畫像」，試想若班上坐著一位Wampanoag族學生，學習單上要求他設想自己是曾經掠奪土地、屠殺自己族人的白人；此類課堂活動顯示出教師缺乏「反殖民識讀」(anti-colonial literacy)能力，當教師用著歐洲白人中心的眼光看待課程時，便失去了辨別真偽與論述背後立場之能力，而這些「看似無害」的內容成了鞏固主流觀點的幫凶。作者因此結合學者Paris (2012)的觀點，更進一步指出，現今廣為提倡的「文化回應式教學」(culturally responsive pedagogy)應加以延伸，成為更積極的做法以對抗殖民觀點，稱為「文化永續式教學」(culturally sustaining pedagogy)，教師不只在課

堂上融入、肯定及回應少數族群的特殊性、貢獻與需求，更積極支持原住民學生的文化、語言、社群的鞏固發展，例如作者本身長期協助的原住民青年成長團體，孩子們相互提供支持以抵抗偏見與自我懷疑，看見自身文化對學校的多元性價值，並且討論日常課堂中夾帶著殖民觀點的教材與活動，進而將討論與建議反饋給學校教師；抑或，如作者在最後一個文化抗存故事中所提，學校可以多與各部落建立連繫，給予課程與教學更富轉化觀點的建議。

L. Sabzalian的六個故事使讀者覺察到校園中隱而未察的歧視與壓迫，也鼓勵社會上優勢族群多走出安全區（safety zone），只有在受挑戰的不舒適下，才能直視自身根深柢固的殖民偏見。然而，本書較缺乏之處在於雖然鼓勵教師與師資培育單位能增進自身的反殖民識讀能力，可惜未能系統性地提出實務上的操作建議，像是如何覺察、檢驗、思辨及如何提出抗殖民觀點等。在學生部分，本書作者亦認為即使年紀再小的學生，都有學習辨識殖民觀點之能力；然而，如同前述，要翻轉觀點往往需要將自己置於不舒適之中，才能牽引出深刻的反思，教室內的舒適與不舒適之間該如何拿捏，才不致使學生在價值挑戰與重建過程中產生迷失與困惑，期待L. Sabzalian能在未來的研究中進一步闡述。

## 肆、結語

世界上民主先進國家，包含美國、拿加大、澳洲與紐西蘭等，均公開承認過往對於原住民族針對性的滅絕與迫害，我國也在2016年由總統向原住民族正式道歉。然而，道歉不必然領向一片坦途，學校從課程到教學、潛在課程、親師生互動等，許多的「微歧視」仍需要大眾卸下優勢族群「理所當然」的思維，審視無所不在的主流霸權與殖民觀點。本書透過六個文化抗存故事，直指包裝在多元文化主義下的刻板印象與歧視，唯有從課綱制定、師資培育、教師與學生等更具批判意識地反思優勢與弱勢文化的權力關係，才能避免如後殖民主義先驅Fanon所言：「隨著學習母國文化的價值，被殖民者將更加遠離他的叢林」（Fanon, 1952/2005, p. 89），學校教育應幫助孩子各自長出不同的森林，身分、認同與價值應該由自己定義，方能實現真正多元文化社會。

DOI: 10.3966/102887082021036701005

## 參考文獻

- Battiste, M. (2011). *Reclaiming Indigenous voice and vision*. Vancouver, Canada: UBC Press.
- Fanon, F. (2005). 黑皮膚，白面具（陳瑞樺，譯）。臺北市：心靈工坊。（原著出版於1952）
- Paris, D. (2012). Culturally sustaining pedagogy: A needed change in stance, terminology, and practice. *Educational Researcher*, 41(3), 93-97.
- Rosaldo, R. (1989). Imperialist nostalgia. *Representations*, 26, 107-122.